

伊朗的新局勢與新危機

石樂三

一、伊朗局勢急轉直下

被放逐十五年的伊朗什葉派回教領袖柯梅尼 (Ayatollah Ruhellah Khomeini)，今年二月一日自巴黎返回德黑蘭，而在短十一天之間，終於一舉推翻了白泰爾政權，結束了二千五百年的古波斯孔雀王朝 (Peacock Kingdom)。

自去年一月以來，伊朗暴亂局勢開始變化，而全國數百萬員工，在柯梅尼與反對黨派的不斷鼓吹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示威的罷工運動，其結果，已使政治及經濟結構陷於癱瘓狀態。在此種危急情況下，國王巴勒維不得不在政治上作重大讓步，一方面准許敵對的白泰爾 (Shahpur Bakhtiar) 出組文人政府，以代替過渡的軍人政府；另一方面出國度假，並組成九人攝政委員會行使國王職權。

白泰爾在危殆匆遽之際，受命收拾殘局，當時雖獲國會信賴、軍人合作，以及卡特政府支持；但在柯梅尼返國之後，全國上下又掀起了狂熱般擁護這位領袖的浪潮，國會議員紛紛離散^①，而軍事當局下令軍隊採取中立態度，再加上卡特政府的搖擺不定，終於放棄對白泰爾政府的支持，於是乎，伊朗政局急轉直下，而在旬日之間，原有政府結構遂告解體，白泰爾初傳被捕，後又證實脫逃。

柯梅尼在奪取政權之前，已於二月五日任命七十歲的回教民族主義者巴查甘 (Mehdi Bazargan) 為臨時革命政府總理。這位新政府總理當時呼籲全國上下維護法律秩序。同時柯梅尼也要求人民將私藏或掠奪自軍火庫的武器繳還給各回教寺院；但左派份子不予理會，反而向柯梅尼要求平分政治權力。

更為嚴重的，左派游擊隊突於二月十四日襲擊美國大使館，當即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發生槍戰，結果使館被佔領，美國大使蘇利萬以及其他七十多名美國人都被劫為人質，但稍後即被政府軍救出。左派瘋狂分子的大膽攻擊美國使館，顯示出柯梅尼在約

註① Time, Feb. 12, 1979 p. 9. 國會二百名議員中有七十二名離去。

東不同的派系行動中已遭遇困難。這些派系（包括武裝的馬克斯主義的「人民突擊隊」）曾協同柯梅尼罷黜巴勒維國王、奪取白泰爾政權；但却反對柯梅尼的「伊斯蘭共和國」構想。

華府鑒於伊朗局勢不穩，自二月十六日起進行大規模撤僑行動，並決定使伊朗境內所餘美僑人數由七千名減至二千名。

據外電報導^②，伊朗政局急劇變化之後，地方秩序正在陸續恢復之中。德黑蘭及其他各城中的商店，在柯梅尼取消歷時四個月的全國總罷工命令下，已有十分之八恢復營業。但大多數銀行由於缺乏貨幣，而仍舊關閉；各工廠極度缺乏原料，短期間內很難恢復生產。至於石油生產狀況，在大約六萬七千名的石油工人中，大多數已返回工作崗位，但目前的產油數量，只可供應伊朗國內的需要。

伊朗總理巴查甘在二月十八日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訪問中說，伊朗不久將能恢復輸出石油至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美國及日本各國。但他拒絕說明石油輸出數量是否將達到石油罷工三個月以前的每日六百萬桶的水準。他只說石油輸出數量將會增加。

巴查甘未能表明伊朗未來的石油輸出數量，顯示出石油工人復工尚未恢復三個月前之原狀，即或有足夠的石油工人，但由於外國技術人員紛紛離去，也絕難恢復正常產油的作業。一般觀察家認為^③，伊朗石油迅速恢復產量的可能性還遙不可及，其原因是在涉及使那些業已關閉的油井再開始作業的技術問題。更重要的，由於回教領袖柯梅尼所煽動的持續不斷的騷亂情勢，已使伊朗石油生產很少有迅速復原的希望。

今後伊朗政治情勢，必將更為複雜。柯梅尼本為一年逾八旬的宗教領袖，素乏政治經驗，徒恃宗教熱忱，以號召其什葉派信徒，出面執掌國是，究竟能否勝任以完成其組成「回教共和國」的崇高理想，正面臨着成敗關鍵的重大考驗。

二、柯梅尼其人其事

柯梅尼的其人其事，世人知之甚鮮；而在此次伊朗大風暴中，其威名始震撼了全球。

這位年邁宗教家，畢生致力於宗教革命，目的在於推翻巴勒維專制王權。他是伊朗六大什葉派宗教領袖（Ayatollahs）之一，由於其思想的過激，而反抗巴勒維尤為激烈，故曾被前伊朗政府多次逮捕，而最後在一九六三年的伊朗暴亂中，由於柯梅尼領導「反巴勒維」革命運動，掀起了羣衆示威的高潮，終於再度被捕放逐海外，先在伊拉克流亡十四年之久，去年九月始轉往巴黎寄居。

他在海外流亡期間，仍不斷直接間接的號召國人，響應其「反國王」的革命運動。令人驚訝的，他花費了大筆金錢起用了許

註② Tehran, Iran, Feb. 19, 1979 (UPI)

apan Times, Feb. 12, 1979

多的革命同志，他們都持有汽車，而且經常乘坐包機赴世界各國旅行，從事宣傳工作；他更設立一所頗具規模的印刷廠，專門發行有關「反巴勒維」的宣傳品，散發世界各地，特別是回教國家^④。

更引人注視的，柯梅尼使用錄音帶方法秘密策動伊朗人民反抗巴勒維國王，多年以來，他一直採取此種巧妙方式，却收到了極大的效果。

柯梅尼號召其國人的策略，歸納起來，其含義不外是，莊敬自強、團結奮鬥、忍辱負重、為國犧牲。下面是這項錄音帶的內容要點：^⑤

「假如宗教領袖能執政，他們不會讓伊朗成爲『美、英』的俘虜。他們不會容許伊朗經濟遭受破壞，不會讓外國貨物免繳關稅而進入伊朗……他們不會容許議會墮落到現時的地步……他們不會容許純潔的少女任意由學校的男性教師擺佈……他們定會重打擊政府……他們會阻止『美國』專家從伊朗人民身上榨取利益。

「在經過這些年的奮鬥之後，我一直努力使穆拉（Mullas）——回教領袖——與羣衆接近，爲了獲得成功，他們一定要有共同理想，否則，外國人就會利用他們作爲工具，當外國人看到伊朗人民團結之後，『蘇俄和美國』在伊朗的利益就無法存在。假若你相信這個運動的話，你一定要團結，否則，就會遠離目標，讓『卡特』漁利。你們所有人都要團結在『伊斯蘭旗幟』下，因爲沒有這一旗幟，我們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伊朗人民現已進入吸引全世界注意力的階段中，我們從美國到阿拉伯國家都贏得了人類的尊敬，這真是一個奇蹟，我認爲這是神聖的。上帝的手和你在一起。假若這不是上帝的安排，就不會整個民族，從年幼到年老，都參加了我們革命運動的行列。勝利在望，不要害怕，先知穆哈默德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奮鬥。我們要學習先知，要有耐性，先知一生都爲克服壓迫而奮鬥，而我們只不過做了一段短時間，我們害怕什麼？如果我們遇害，我們會進天堂，如果我們爲了正義殺人，我們也會進天堂，這是伊斯蘭的邏輯，因爲我們是站在正義的一邊。

「我相信，我們應該爲這個民族和他們對抗壓迫者的戰鬥感到驕傲。」
從以上的含義看，柯梅尼不但是一位狂熱的宗教家和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堅決的反帝國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

三、巴查甘內閣陣容及其措施

在白泰爾政權解體之後，柯梅尼任命的臨時政府總理巴查甘（Mehdi Bazargan）遂於二月十三日組成七名內閣，其中有三

註④ China Post, Feb. 29, 1979 "Operation Khomeini" By Otto Von Habsburg.

註⑤ Time, Feb. 12, 1979 p. 7. "The Ayatollah's Hit Parade"

名屬於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領袖人物，該陣線為協助柯梅尼策動推翻巴勒維王權有功。

巴查甘革命政府的閣員陣容如下：⑥

副總理與外交部長：閃甲比(Karim Sanjaby)，年七十四歲，民族陣線黨揆，去年伊朗暴亂時期，巴勒維曾一度促其出組文人內閣，但被拒絕。於是，白泰爾受命組閣。

勞工部長：法魯哈(Darcush Forouhar)，年五十歲，係民族陣線領袖之一，為閃甲比最得力助手。

內政部長：賈瓦第(Ahmed Sadr Haj Sayed Javadi)，年五十九歲，執律師業務，為巴查甘之摯友，主張力行人權政策，頗得伊朗輿論界之好評。

國家企劃及預算部長：莫法爾(Ali Akbar Moeinfar)，年五十歲，為一精明幹練的土木工程師，曾在日本接受訓練多年。道路及運輸部長：賈維茲米(Youssef Taheri Ghavizini)，年五十一歲，也是一名有經驗的土木工程師，曾在運輸部服務達十九年之久。

國民住宅及都市發展部長：卡泰瑞(Mustapha Katirai)，年五十歲，土木工程師出身。

總理巴查甘，年七十歲，早歲留學巴黎，曾獲巴黎大學熱力學工程師學位，一九四二年學成返國後，最初任教於德黑蘭大學，曾獲最佳數學家的榮譽，以及德黑蘭大學熱力學獎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開始參加政治活動，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三年，曾在莫薩德(Mohammed Mossadeq)社會主義政府任職，負責主持國家石油工業機構；其時白泰爾擔任勞工部次長職務。莫薩德政權失敗後，白泰爾與巴查甘二人由於參加反政府之政黨活動，隨後同遭逮捕下獄。兩人獲釋後，白泰爾改變了其政治方向，並於今年一月接受國王邀請出組文人內閣；但巴查甘依然不改變他的「反國王」之堅定立場。一月間，正值全國總罷工之際，而石油停產導致了全國經濟的窒息狀態。於是，巴查甘以柯梅尼特使身份，趕赴油田發表演說，結果部分工人重返工作崗位，卒能使石油產量維持國內之需，解救了全民的疾苦，巴查甘之功不可沒。

據西方外交家分析新政府陣容，大致尚稱溫和，不失為一保守內閣，而閣員中多為工程專家，僅有少數帶有政治色彩，並無任何宗教領袖參與。足證柯梅尼對巴查甘總理之器重與信賴。

然新政府無論在軍事或政治方面，均採取革命性的激烈措施：

在軍事方面，巴查甘總理已任命卡蘭尼將軍(Gen. Mohammed Wali Garaneh)為三軍參謀總長，以接替前參謀總長拉巴吉將軍(Gen. Abbas Qarabaghi)；阿札巴林將軍(Gen. Shapur Azarbazrin)為空軍總司令，以接替被捕的前空軍司令拉賓將軍(Gen. Hossein Rabin)。至於一向由軍人擔任之國防部長，以及陸、海軍總司令等人選，巴查甘政府正在審慎遴選之

中。

伊朗革命委員會二月十六日宣布，決定成立革命特別法庭。同時該法庭即將前政權的四名將領處以死刑，並立即執行，這四名將領是：前秘密警察(Savak)首腦納薩將軍(Gen. Nematollah Nassir)；前傘兵司令科斯魯德將軍(Gen. Manucheha Khosrowdad)；德黑蘭前戒嚴令執行官拉希米將軍(Gen. Mehdi Rahimi)；伊斯凡前戒嚴令執行官納捷將軍(Gen. Reza Naji)。緊接着，又於二月二十日處決了前政權的四名將領，其中包括前御林軍指揮官阿富沙爾將軍(Gen. Parvis Amin Afshar)；其他尚有數十名將領被判死刑。

在內政方面，巴查甘政府二月十六日發布命令，沒收王室所有人員在伊朗的全部財產，包括國王家族一切的宮殿、土地、工廠、以及其在銀行、工廠及商業中的股票等。據非官方估計，王室在伊朗的財產價值為數約十億美元。巴勒維及其家族在外國投資總額估計高達二百億美元，但是這些財產不受此項命令的影響^②。

二月十九日，前伊朗下議院議長賽德(Sayyid)突遭逮捕，被押解至柯梅尼審判委員會審訊。這顯示將有更多的前政府官員及議員遭受整肅之厄運。

至於外交方面，由於大批的美國軍事人員及美國人紛紛離開伊朗^③，柯梅尼的回教共和國政府勢將改變前政權的親西方政策，而在美蘇兩強之間保持不結盟路線。伊朗與以色列外交關係已告斷絕，並已宣布關閉特拉維夫駐德黑蘭的以色列恩利艾爾航空公司(同大使館級)的代表處、且限令所有以色列代表離開伊朗^④，伊朗新政府已下令召回伊朗駐以色列大使館館員。現在以色列駐德黑蘭使館已由「巴解」組織接收作為該組織駐伊朗大使館。伊朗此舉旨在爭取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激烈集團的好感，及其對此一回教共和國的支持。

四、國際對伊朗新政權的反應

自伊朗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世界各國多予外交承認，其中最早者為蘇俄。柯錫金曾於二月十三日致電巴查甘總理表示，莫斯科準備彼此在平等、睦鄰及尊重領土主權與不干涉內政各方面的基礎上，保持與發展兩國的密切關係。

美國遲至二月十七日始正式承認伊朗臨時政府。此舉已使美國與巴勒維國王之間的最後關係完全斷絕，也使流亡海外的巴勒維寧願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定居，而不願前往原定的美國目的地。美國在承認伊朗新政權的同時，也警告蘇俄不要干涉伊朗

註② Teheran, Iran, Feb. 16, 1979 (Reuters: AP)

註③ 卡特政府決定自二月開始撤退美國在伊朗的四萬五千名軍事人員。最後僅留駐一千五百名左右。

註④ 英國在伊朗僑民共約一千一百五十餘名，在過去兩天內已撤離四百五十餘名，現仍在繼續撤離之中。

的內政，更不要再散佈有關美國對伊朗政策的不實報導。例如，二月十四日，美國大使館遭伊朗馬克斯主義人民革命軍襲擊事件發生後，莫斯科報線反而報導：「美國大使館的被襲和接管是由解體的伊朗秘密警察(SAVAK)所為，目的在引起美國軍事介入伊朗——並且暗示美國使用有限的直昇機和海軍陸戰隊在土耳其待命協助撤僑，實際上美國是在介入伊朗的政治紊亂。」美國駐俄大使屠恩當時即向蘇俄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議，指責蘇俄的報導純係虛構。

中共隨着俄共之後承認了伊朗臨時政府。但莫斯科廣播電台二月十三日曾以「北京領導對伊朗局勢所持的態度」為題抨擊說：北京雖然沒有正式的直接評價伊朗的事件，但是「中國報刊」的報導清楚的表明了「中國」領導人又站到了那些企圖把伊朗人示威遊行淹沒在血泊中的力量那邊。「新華社」不提伊朗危機的真正起因，不批評把伊朗陷於這一民族災禍中的美帝政策，但是它却大量的引用西方右傾報刊的誹謗以及反對派和伊朗鄰邦的謠言。據貝魯特新世界報報導，「中國」駐德黑蘭「大使」經常與美國大使會晤，交換意見和情報，「中國人」在伊朗的活動是爲了加劇局勢變化，爲實現美國在伊朗發動軍事政變的計劃創造好條件。黎巴嫩共產黨中央的聲明中指出，北京站在國王的一邊，反對伊朗人民，再次的證明，「中國」領導人已經墮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了骯髒的角色。

阿拉伯世界各國，除埃及外，都對伊朗新政權給予正式承認。埃及總統沙達特曾表示，埃及對德黑蘭新革命政府只給予既成事實的承認，而唯有在伊朗政府的形式下舉行公民投票後，埃及才能給予巴查甘政府的法律承認。伊朗回教政府領袖柯梅尼已同意舉行這項公民投票。

利比亞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都是伊朗回教共和國最有力的支持者。當柯梅尼返回伊朗時，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曾對一家巴黎電視台記者說，他尚未接到任何柯梅尼的援助要求；但是，倘若接到這項要求，他將毫不猶豫的給予伊朗革命的財政支援。「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同時發表一項聲明說：「伊朗國王的離去，顯然給予以色列一個重大打擊。我們不應忘記巴勒維政權是攫取我們巴勒斯坦故鄉的猶太民族主義者的主要柱石之一。」白泰爾政權被摧毀之後，阿拉法特旋於二月十九日前往德黑蘭訪問，曾經受到伊朗回教領袖的熱烈歡迎，而柯梅尼之子瓦茲第博士(Dr. Ibrahim Wazidi)更親往機場迎接。在他應邀參加一次內閣會議後，巴查甘總理遂行宣布驅逐以色列人出境，同時也下令前政權派駐以色列的代表立即返國。他與柯梅尼會議後告訴記者說：「伊朗新領袖們認爲，我們的革命尚未竟全功，直至巴勒斯坦人贏得勝利。」^⑩

五、伊朗政變對世局的影響

伊朗局勢變化之後，無論在經濟與政治方面，都在國際間發生了重大影響。

^⑩ Tehran, Iran, Feb. 19, 1979 (All Agencies)

伊朗在中東列為第二產油國，其每日產油數量原為五百七十二萬桶，輸出數量每日五百萬桶；但自去年十二月油田總罷工以來，石油生產幾乎陷於完全停頓狀態，故無法供應外銷。美國為挽救此一危機，曾迭經與石油輸出國家磋商，結果沙烏地阿拉伯同意每日增產石油一百七十萬桶，其他產油國每日增加一百三十萬桶，共計三百萬桶，實際每日尚缺少二百萬桶。根據美國政府統計（一九七八年一至六月），伊朗供應各石油消耗國家比例為：南非佔百分之九十，以色列百分之七十，瑞士百分之三十七，希臘百分之二十三點一，紐西蘭百分之二十點二，西班牙百分之十八點二，瑞典百分之十六點七，日本百分之十五點五，義大利百分之十四點二，英國百分之八點三，加拿大百分之七點二，美國百分之四點八^⑩。

目前伊朗油田已恢復生產，石油工人保證遵奉政府命令，儘速恢復石油輸出。這顯然是巴查甘政府一個重大成功，也給世界石油市場重新帶來新的希望。據西方觀察家推測，伊朗石油生產將不會達到以前的標準——去年秋季每日產量約六百萬桶。但據一般推測，伊朗新政府可能維持原油生產量的半數——每日三百萬桶，仍無法避免未來的石油短缺及價格上揚的趨勢。

伊朗的天然氣絕大部分供應蘇俄及東歐國家，自去年十月以來，因受罷工影響，已經停止輸送，致使蘇俄與伊朗毗鄰的南部地區包括艾茲拜然及阿美尼亞（Azerbaijan and Armenia）的天然氣嚴重缺乏。而兩年前，捷克與伊朗簽訂一項價值二十五億美元的天然氣合約，為期二十年，從目前情勢看來，伊朗新政府恐無法履行此項合約。^⑪

至於政治方面，伊朗局勢的急劇變化，使得阿拉伯國家有加速調整及改善相互關係的趨勢。就回教理想而言，伊朗內亂中回教信徒強調重新肯定傳統回教教義中的基本價值，這對正在全面實施的現代化政策，顯然將發生衝突。此外，在伊朗變亂中得勢的回教革命運動是由柯梅尼所領導，而柯梅尼屬於什葉教派（Shiite Moslems），此一教派在阿拉伯世界中是屬於少數地位，但也具有相當勢力。伊拉克也有百分之五十是什葉派回教信徒，但是伊拉克復興黨政權是由遜尼教派（Sunnite Moslems）領袖巴克爾所領導。這兩個教派長久以來一直處於對抗的地位，前者在伊朗的得勢，可能使阿拉伯國家中相同的什葉教派受到莫大的鼓勵，因而促成了阿拉伯兩個復興黨政權——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加速合併計劃。

波斯灣風雲的變幻，已使蘇俄勢力大有向阿拉伯半島伸張之勢。由於卡特政府在伊朗危機中採取了優柔寡斷的政策，致使美國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傳統盟邦——沙烏地阿拉伯——對華盛頓的信心有所動搖。過去十年中，美國對波斯灣是採取「雙柱」（two pillars）策略，即以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為穩定該地區的兩大支柱。如今前一支柱已然動搖，而後者則已對卡特政府的政策發生懷疑，若此另一支柱傾斜，則美國與蘇俄在此地區的角色將處於劣勢。

另外一個重大影響是，美國一九五九年所促成的中央公約組織（CENTO）（其前身為巴格達公約），現在由於反西方伊朗

註⑩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an. 15, 1979 p. 27

註⑪ 星島日報一月廿二日報導。

新革命政權的出現，勢將趨於解體，這將使美國已故國務卿杜勒斯的中東北部防禦性體系（Northern Tier）策略幾乎全被埋葬。目前美國在此地區的盟國只餘土耳其及巴基斯坦兩國，而該兩國對莫斯科態度軟化，再加上阿富汗已成爲蘇俄的附庸，故美國欲再圖促成此類區域性的防禦組織，恐難達到目的。

六、新政權面臨嚴重考驗

當前伊朗情勢，正在逐漸恢復正常之中。過去數月以來的工潮似已結束，而石油工人及其他勞工大眾都在重返其工作崗位。毫無疑問地，柯梅尼已贏得反巴勒維革命的勝利；但伊朗新政權仍面臨着下列的重大問題：

第一、柯梅尼純以宗教革命號召而奪取了政權；但伊朗回教內部非常複雜，而什葉派之間又分成兩大主流：一是柯梅尼所領導的保守派，一是以沙瑞·瑪達瑞（Shariat-Madari）爲首的進步派；前者採取激烈路線，後者則持溫和的立場，而且在宗教上居於領先的地位。兩者對於伊朗回教共和國型態各持不同的看法^③，柯梅尼主張嚴格奉行伊斯蘭的教條，而沙瑞·瑪達瑞則反對急於從事任何快速的「伊斯蘭化」（Islamisation）政府。E查甘總理贊同伊斯蘭原則應適用於政府，但非實施什葉教派的法律，這項觀點已獲致另一什葉派領袖戴里汗（Mahmoud Taleghani）的支持，這位領袖在首都德黑蘭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與沙瑞·瑪達瑞同屬進步派的宗教領袖。民族陣線領袖閃甲比（Sanjabi）則持所謂「反對任何形式之宗教信仰及崇拜主義」（Secularism），而維護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這與柯梅尼的教條主義與反西方的政治思想，却形成了尖銳的對照。什葉派領袖間的政見衝突，很可能影響未來政綱的確立。

第二、協同柯梅尼回教人民軍作戰的馬克斯主義游擊隊（Marxist fedayees），在這次革命成功之後，由於未能分享政治權利，曾公然反對柯梅尼的回教共和國政府，並利用掠奪的武器，不斷在城市中滋事，而在襲擊美國大使館之後，最近又在德黑蘭大學校園內的根據地，舉行一次爲數約十五萬人的共黨羣衆大會，再一次公開反對柯梅尼以一個回教共和國取代歷時二千多年的孔雀王朝的。更爲嚴重的，伊朗西北部塔布里茲（Tabriz）的叛亂，已造成政府軍七百多名的傷亡。同時伊朗西部庫迪族人及東部的俾路支族人也醞釀着脫離叛變的危機，這些邊疆民族都是同情巴勒維國王的。凡此，都可能引起一場流血戰亂。

第三、石源資源是伊朗的經濟命脈，正因爲石油罷工使伊朗政治紊亂，經濟窒息，而最後導致了白泰爾政權的覆亡。最近伊朗第二副總理恩德薩姆宣稱，他希望伊朗能在十五天內恢復石油輸出。自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以來，伊朗即已停止石油輸出，致使西方失去正常供應量的百分之十。現在伊朗雖將恢復石油輸出，但對實際的數量及輸出對象並未定明，不能不引起外界的懷疑。此種懷疑或由於伊朗共黨勢力的方興未艾，將來可能會利用罷工手段，進行政治的奪權鬭爭所引起。

註③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2, 1979. By Youssef Ibrahim-Ferhan. "Khomeini Keeps His Hands Closed".

第四、伊朗在中東本爲一經濟和政治大國。它每年的石油收入至少有二百二十億美元，其中部分充作國防費用。過去三年中，伊朗曾向美英兩國購買價值逾二百億美元的武器。伊朗爲防禦蘇俄的侵略，一面參加中約組織，一面負起保衛波斯灣地區的責任。巴勒維國王的這項策略，却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且使伊朗稱霸於中東。如今，柯梅尼當權，由於其政策的改變，對內採取保守政策，對外標榜不結盟的中立路線，故在經濟上採取節縮計劃，儘量減少石油輸出；在軍事上也準備減至僅可防衛的力量，例如，伊朗已取消前政權購自美國的一百六十架F—16型戰鬥機定策。至於新政權是否退出中央公約組織，目前尚未作最後決定。一旦退出該組織，並放棄原在波斯灣的警察任務，則虎視眈眈的蘇俄，必將乘虛而入，勢將不止影響伊朗一國而已。

七、結 論

不可否認的，柯梅尼新政權，正面臨着共黨動亂的新危機；將來是否能解除此一危機，固須依賴人民的羣策羣力，更須獲得軍人的一體效命。

然而，最不智的是，柯梅尼在革命成功之後，不知撫慰率領五十萬大軍的將領們。他們在局勢極度緊張中保持中立，結果迫使白泰爾放棄政權，而使柯梅尼終於兵不血刃的奪取了政權。如今，這位宗教領袖反而下令整肅三軍將領們，據最近外電報導，截至二月廿一日止，強迫退休將領已達一百廿四名，而且尚在繼續增加之中。更令人震驚的，又有多名高級將領被捕，其中已有八名被處決，尚有廿六名正待處決之中。柯梅尼此舉，無異逞一時之憤，解除了全體軍人的精神武裝，徒徒助長了共黨武裝鬭爭的力量。

綜上分析，伊朗局勢，波雲詭譎，正潛伏着暴亂的新危機。軍人在未來變局中，仍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五日脫稿